

赞我的父亲

■孙尚和

我的父亲孙继有，字子贤。生于1894年，卒于1979年1月27日，享年85岁。

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为了保家卫国，他亲自把两个儿子送上了战场，经过八年浴血奋战，打跑了日军。抗战胜利后，老父亲又送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。老父亲时常教导我们，多亏了共产党，要永远跟着共产党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为建设新中国出力！

我谨遵父亲的教诲，同时也这样要求我的孩子们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我的孩子们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

放军，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了他们，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解放前，农民过得相当艰难，若风调雨顺收成还好些，若赶上天灾人祸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，父亲宁可自己少吃不吃也要让老人吃饱，把我的爷爷奶奶照顾得很好，爷爷活到90多岁，奶奶活到101岁。父亲勤俭持家、孝顺老人，在我们村是首屈一指的。

我们祖辈都是庄稼人，吃饭靠自己的双手，靠自己的辛勤劳作。老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，练就了一双能

手，能犁地使耙，可摇耒扬场，会嫁接果木。经他的手嫁接的杏又大又好吃，现在想起来还感觉甜呢。为了改善和保障一家人的生活，父亲还学会了养蜂收蜜。总之，老父亲辛辛苦苦勤俭持家把我们这个家庭料理得很好，我们弟兄几人才能读书认字学文化，才得以参加工作服务于社会。

还记得，老父亲的脾气出奇得好，我们弟兄四人幼时也不少调皮，可他从没动手打骂过我们，只是耐心说服教育，一次不听就两次，直到认识错误并改正为止。他在村里从没和任何人争吵“红过脸”，街坊邻居都

称赞他好脾气。

在那个年代，农村能识文断字的很少，老父亲为把自己所学文化知识传授后人，在村里办起了私塾学校。他严格要求自己，宽以待人，他的学生都称赞他是最好的先生。老父亲还练就一手好书法，快到过年时，街坊邻居都来找他书写对联。他的算盘打得很出色，村里谁买地卖地都请他丈量计算。哪怕是在农闲季节，他闲着的时候也少之又少，但他总高兴地说，乡里乡亲的，咱能帮的都要帮，做人就是要这样！

遥远的记忆

■ 琮兮

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来说，童年的岁月相当艰苦。那时候物质匮乏，生活条件很差，我们读书上学的教室简陋且漏风，砖垛垒砌的窗户在冬天只能糊裱上白纸，课桌是木板做成的长条桌子，一排八个人，凳子是从自家带来的。那时候写字累了，喜欢趴在课桌上，板子的味道总是熏得人头昏脑涨。

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讲课，同学们就把冻僵的手插进磨得锃亮的两个袖口里取暖，老师讲完课后，巡视学生读书或者写字时，也是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，在教室里来回走动。一来可以监督学生，二来想必老师也是冻得难忍，来回活动暖和一下单薄的身体。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基本都是自家缝制的，布料要

到公社的供销社去买。棉袄外面都没有褂子罩着，一个冬天下来，棉袄都被磨得锃亮。

教室里都没有炉子，所有的温暖靠我们自身的活力和朝气。学校大门处的墙上写着毛主席写给青少年的语录：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每天三次上下学，大家都从那白墙黑字下走过，这种激励真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那时候，老师鼓励学生好好学习的话语也很实在：你们现在不好好读书学习，以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，都是机器操作干活了，你们没有知识就啥也干不了。

毛主席的话语和老师的话语经常在我耳边回响，我读书也读得很卖力。那时学校实行三晌制，我们早上七点到校，上一节晨读课，活动十分

钟后，再上一节正式课，老师在讲台讲数学或语文，讲到八点四十，我们就放学回家吃早饭了，然后九点五十再到校，做好上课准备后，十点去做广播体操。四十多年的历史变革，很多东西都改变了，但是每天的广播体操，到现在也没有改变。

有些东西远去了，也丢失了，但是从那所简陋的学校里走过来的我们，却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，对生活热爱，对人生热爱，对大自然热爱。我一直用自己微小的力量，去影响着子女后代，让他们从小就保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、一种不被任何困难压垮的韧性，能够在历史和时代的潮流里，挺直腰杆，去做一个光明的、阳光的、温暖的人。

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

小说 连载 63

布衣诗人谢榛

■ 武俊岭

谢榛一个人走在大街之上，一时感觉茫然。像曹嘉这样的四品官员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薪水丰厚，衣食无忧，但就是不自由。自己倒是自由，银子却没有固定来源。

十天过去，没有曹嘉的一点动静。谢榛沉不住气了，想去拜访，又怕打扰人家公务。正在踌躇之际，李濂来到小楼，对谢榛说，先生，有一宗事，不知先生愿意不愿意做？

何事？

周王府南边有一个姓刘的富商，喜欢附庸风雅，他有三个儿子，想拜师学习写诗。闻听先生大名，托我前来问询。三个月，他出二百两银子。你看此事能不能应承下来。

李奎抢着说，先生想家了，想回安阳呢。

谢榛一挥手，说，不回安阳了。

李濂说，那我就回复那个姓刘的富商。

好！

李濂离去。李奎说，守着李濂，我不好意思说话，区区二百两银子，就把先生的归家之念打消了。我手头还有三百两，给先生二百两，剩下的够我回家花费。

谢榛说，我不能总是用你的银子。

李奎说，先生那就见外了。说句真实的话，我家的银子存在钱庄，光利息就够我游学花费的。再说，我爹爹每年都有进项，不像先生您，没有生计。

既然答应了，就教他们三个月吧。

这样的话，我留下一百两银子。我近日启程回钱塘家里，过年后再来开封寻找先生。教学期满，我陪先生回安阳。

可以。

李奎回乡。谢榛教学。谢榛把

预先支给的束修一百两，加上李奎的一百两，寄往安阳家中。

一直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曹嘉的公务才不那么繁忙了。他拍一拍脑袋，想起谢榛来，连忙派推官前去寻找。推官先到小楼，后到刘姓富商那里，找到谢榛。

曹嘉当天晚上设宴，款待谢榛。

席散之时，曹嘉说，茂秦，你还是往我家来吃饭吧。黄年大节的，一个人有什么滋味？

不了，小楼北面的酒馆过年也不歇业。我吃完饭后就回小楼看看书、写写诗，也就过去了。再说，教授刘家三个公子，过年时只停七天。教学时，刘家管我午饭。

曹嘉听了，不再勉强，说，也好。你多保重，一个人就不要喝酒了。

好的。

腊月二十八这天，谢榛教授三位公子告一段落，走进刘家客厅，辞别刘家翁。刘家翁说，谢先生，听说你一个人在开封，那就不要到小楼去住了。我让下人收拾好一间上房，你安心住下，一日三餐在我家吃就是了，一直到教完三个月。怎么样？

谢榛听了，说声谢谢。

三月初的时候，李奎从钱塘回到开封。到了小楼，见楼门紧锁，便折转身子，往开封府而去。先生在不在曹大人那先不管，几个月不见曹知府，拜见一下也是应该的。

正好，曹嘉公务不是太忙，见了李奎，让座让茶，交谈起来。曹嘉说，我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帮助茂秦先生刻一本诗集。他写了那么多，不刻印出来，时间一长恐怕散失了。

李奎说，知府善举，谢先生知道后不知有多高兴呢。

这样，他不是教完三个月的学便要回安阳吗？你跟他回去，把他的五言诗全部搜集起来，先由他修改一遍，你再校对一遍，就可以给我了。就在周王府刻板就行，这样方便一些。我出银子。

李奎说，那太好了。我愿意帮助先生校对。

这事说定了。你先不要对他说。待我给谢茂秦送行时，给他一个惊喜。

（未完待续）